

概念图式与 形而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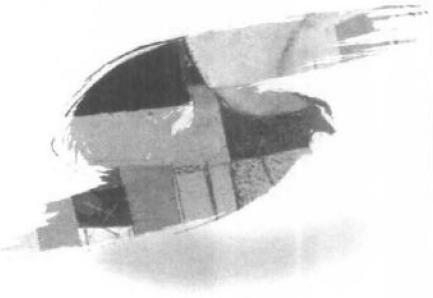
——彼得·斯特劳森哲学引论



应 奇 /著

学林出版社

求是 丛书



概念图式与 形而上学

——彼得·斯特劳森哲学引论

应 奇 /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应奇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12

(求是丛书)

ISBN 7-80616-921-0

I. 概... II. 应... III. 语言哲学-研究 IV.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661 号

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

— 彼得·斯特劳森哲学引论



作 者—应 奇

责任编辑—黄 晶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学林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75

字 数—13.4 万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80616-921-0/B·66

定 价—11.00 元

说我们必须只能以信念来承认我们外边的事物的存在……而且又说，如果任何一个人喜欢去怀疑我们外边的事物的存在，我们也不能用任何令人满意的证明来反对他的怀疑，这对于哲学和对于一般人类的理性来说，依然还是一种耻辱。 ——康德

哲学的耻辱并非是这样的证据还未曾给出，而在于这样的证据被一再地期望和觊觎。 ——海德格尔

发现起点(begingroup)是如此困难。或者毋宁说：从起点开始是困难的。 ——维特根斯坦

倘若我们接受这一结论，即经验必定包括关于对象的意识，而这些对象又被构想为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独立于任何关于它们的特定意识状态，那么，我们就必须无保留地接受这一结论。我们并不具有这样一种外在的标准或图式，我们能够依据它对下面这个问题赋予深奥的涵义：这类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真正地存在(正如我们必须从经验上把它们构想为独立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那样)。只有在我们对之作出承诺的那种图式本身的涵义上才能理解这个问题，而在这种涵义上，只允许对这个问题作出唯一一种平凡的回答。哲学的成就在于表明，这种回答尽管是平凡的，但又不仅仅是平凡的；它在于表明，这种平凡的回答在任何一种关于我们所能形成的经验的概念之中的地位；它在于表明，即使我们把那种经验推向它在分解之前所能达到的抽象之极端，这种平凡的回答仍会占有这样一种地位。 ——斯特劳森

哲学的进步是辩证的，其辩证性就在于，我们希望以一些新的、改进了的形式回归到古老的洞见。 ——斯特劳森

目 录

绪 论	1
一、哲学方法：分析与构造	5
二、概念图式：“描述的形而上学”反对“修正的 形而上学”	9
三、哲学图像：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三重奏 ..	18
第一章 斯特劳森和罗素	30
一、本体论和语言分析的对象理论	31
二、罗素论摹状词和存在	34
三、斯特劳森论指称	41
第二章 斯特劳森和奎因	51
一、奎因的本体论承诺标准	51
二、斯特劳森评奎因的单称词项理论	59

2 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	-----
三、斯特劳森论本体论的化约纲领	67
第三章 识别与本体论的优先性	74
一、识别的概念	75
二、时空框架	82
三、基本殊相	88
第四章 经验的归属和人的概念	98
一、对无物主论与笛卡儿二元论之批驳	99
二、人的概念、两种谓词与他心问题	105
三、人的理论的批评与发挥性解释	116
第五章 先验论证、概念图式与斯特劳森哲学之定位	125
一、先验论证：康德和维特根斯坦	130
二、对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的批评与辩护	136
三、概念图式与斯特劳森哲学之定位	145
参考文献	163
跋	171

Conceptual Scheme and Metaphys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Peter Strawson
Ying Qi

Introduction

1. Philosophical Method: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2. Conceptual Scheme: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Versus Revisionary Metaphysics
3. Philosophical Image: the trio of Ontology, Logic and Epistemology

Chapter I . Strawson and Russell

1. Ontology and Language-analytical Object-theory

2 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

2. Russell on Description and Existence
3. Strawson on Referring

Chapter II . Strawson and Quine

1. Quine's criterion of Ontological Commitment
2. Strawson's critique of Quine's theory of singular term
3. Strawson on the program of Ontological Reduction

Chapter III . Identification and Ontological Priority

1. The Conception of Identification
2. Spatial and temporal Framework
3. Basic Particulars

Chapter IV . The Ascription of Experience and the Conception of a Person

1. Strawson's Refutation of the No-ownership theory and Cartesian Dualism
2. The Conception of a Person, two kinds of Predicates and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3. The Comment on the theory of a Person

Chapter V .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Conceptual Scheme and the Place of the Philosophy of Strawson

1.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Kant and Wittgenstein

目 录 3

nstein

2. Strawson's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a Critique and a Defense
3. Conceptual Scheme and the Place of the Philosophy of Strawson

Bibliography

Postscript

绪 论

无论人们怎样指责分析哲学缺乏历史意识,也无论人们如何夸张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的差异,在分析运动发展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认真地回溯分析哲学的问题史,作为西方哲学之正统和主干的本体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如果说罗素(B. Russell)作为分析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亦是分析传统的本体论的开山,而奎因(W.V.O. Quine)是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思潮后恢复本体论研究的先驱者,那么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则可以说是分析哲学中本体论复兴运动的中坚和关键性人物。

大致说来,从罗素论摹状词和存在,经过奎因本体论承诺所谓“存在即是成为变项的值”,再到斯特劳森在批判总结前辈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提出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构成了分析传统中本体论问题流变的主线。

彼得·弗里德里克·斯特劳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是继赖尔(G.Ryle)和奥斯汀(J.Austin)之后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以在日常语言哲学和描述的形而上学方面的一系列开创性的和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在国际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誉为“在世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我们时代最卓越的分析的心灵”。1980年，为纪念他的60寿辰，在英国编辑出版了名为《哲学的主题》(Philosophical Subjects)的文集，奎因、艾耶尔等著名哲学家为此书撰写了文章。该书的编者，英国哲学家Z.V.Straaten在所撰的序言中对斯特劳森作了这样的评价：“斯特劳森教授是哲学家的哲学家。最近25年的哲学出版物显示出他的著作曾经对职业哲学家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逻辑哲学、逻辑、语言哲学、精神哲学、康德学说、美学和道德哲学的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财富，引起哲学家们写出一批有趣的文章。他与罗素在摹状词理论上的争论，以及他与奎因在哲学逻辑某些问题上的争论，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事例。”^①

斯特劳森生于1919年11月23日，青年时期曾在Finchley的基督学院和牛津的圣约翰学院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40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到部队服役。1945年退伍后到北威尔士大学担任助理哲学讲师，1947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院讲师，1948年成为大学院的研究员，1966年提升为高级讲师，1968年接替赖尔担任Wanynflat讲座形而上学哲学教授，后又任Emeritus讲座哲学教授，1987年从牛津退休。斯特劳森于1960年被聘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71年被聘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7年被授予爵士称号。

斯特劳森教授对中国人民有友好的感情。1988年，他应

^① Z. V. Straaten, ed., *Philosophical Subjects*, Preface, Oxford: 1980, 以下关于Strawson的生平资料亦来自该书。

邀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牛津大学联合创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中方名誉院长，并以古稀之年来到北京，作了题为《分析和形而上学》的专题讲演，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特劳森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引》(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 1952),《个体：试论描述的形而上学》(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1959),《意义的限制：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966),《逻辑和语法中的主词和谓词》(Subject and Predicate in Logic and Grammar, 1974),《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Skepticism and Naturalism, 1985) 以及《分析和形而上学》(Analysis and Metaphysics, 1992)。他的重要论文收入了他的三本文集：《逻辑和语言学文集》(Logico-Linguistic Papers, 1971),《自由与愤懣及其他》(Freedom and Resentment and Other Essays, 1974) 和《实体和同一性 及 其 他》(Entity and Identity and Other Essays, 1997)。此外还有大量的散篇论文。他还编辑了两本文选，《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 1967) 和《思想和行动哲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ought and Action, 1968)。

在斯特劳森思想的发展历程中，5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的哲学兴趣和研究重点转向与牛津学派的赖尔和奥斯汀不同的方向，具体地说，即是从日常语言的研究转向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本书主要研究的就是他在描述的形而上学方面的思想，实际就是他的哲学本体论。

斯特劳森的本体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性作品《个体》一书中。无论在写作风格、研究方法还是在总体目标方面,《个体》一书都不同于斯特劳森早期的著作。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占重要地位的那种对日常语言的分割式的研究,在这本书中已不占主导地位,而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为解决重大的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服务,也就是说,《个体》一书体现着从零碎而又细致的语言分析向比较概括而全面的哲学推理转化的倾向。^①

《意义的限制》可以说是与《个体》相平行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斯特劳森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结合康德对经验可能性的探讨研究了人类思想中最一般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或者也可以说试图从康德的思想中剥离出人类最普遍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其目标是和《个体》一书相通的。此外,《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是斯特劳森对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的某种总结,而《分析和形而上学》则集中表达了他对哲学的总体构想。

尽管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强调是斯特劳森后期思想的一贯特征,但在他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进行批判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1950)一文和其他的哲学逻辑方面的著述中,已经提出了《个体》一书中的部分观点,至少包含了后来思想的萌芽。应该说,斯特劳森与罗素和奎因的论争为他正面发展自己的思想作了某种直接的铺垫和准备。

^① P.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trawson 条目, New York: 1967; 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下卷,Strawson 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因此,为较充分地了解斯特劳森哲学的当代背景,本书将花较大的篇幅考察这两个论争。本绪论的重点则是简要地考察斯特劳森对哲学方法的思考、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一般性说明以及对哲学的总体构想。

一、哲学方法：分析与构造

一般认为,日常语言学派和人工语言学派(亦称理想语言学派)在语言分析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人工语言学派在从事语言分析时强调的是逻辑分析,即以现代数理逻辑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从逻辑的角度去分析语言;而日常语言学派在从事语言分析时,则不把数理逻辑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他们也不是从逻辑的角度,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词的用法之间的某些细微差别。

但对于牛津哲学家斯特劳森来说,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作为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同时亦是哲学逻辑这一学科分支在英国的倡导者之一,斯特劳森不但不排斥人工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方法,而且运用人工语言的方法来发展日常语言哲学,他主张把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并将之纳入到他为哲学规定的任务的框架之中。斯特劳森关于日常语言的结构的独创性工作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的。斯特劳森关于哲学方法的思考的一个重要文本是他的《构造和分析》(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1956)一文,此文原是他在英国广播电台举办的现代哲学介绍系列讲座的讲稿,后收入艾耶尔为这次演讲所编的《哲学中的变革》(The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一书。

斯特劳森在此文中首先对两种语言分析方法进行了对

比。他指出，人工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方法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美国哲学家所采用的，因此斯特劳森亦把它称作“美国学派”的方法。这个学派的主要灵感导源于弗雷格和罗素的新逻辑，因为这种逻辑提供了一种框架语言，其中每个元素的定义都是绝对精确的，并且元素之间的连结也是绝对清楚的，通过运用这种框架，这种基本的语言学工具，就可构造出其他的概念系统。这个人工构造的语言系统具有一种精确、严格的结构，它可以同松散、混乱、粗糙的自然语言联系起来，从而显示出隐藏在自然语言中的我们思想的结构。恰恰在这一事实中存在着系统构造的哲学优越性，它优于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因此，人工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方法实际上是“系统构造”的方法或简称为“构造”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给混乱和不精确的东西带来清晰和秩序。“它不仅吸引人，而且似乎还很有道理。有很多东西因为给它们的功能构造了一个简明模型后就变得更好理解。”^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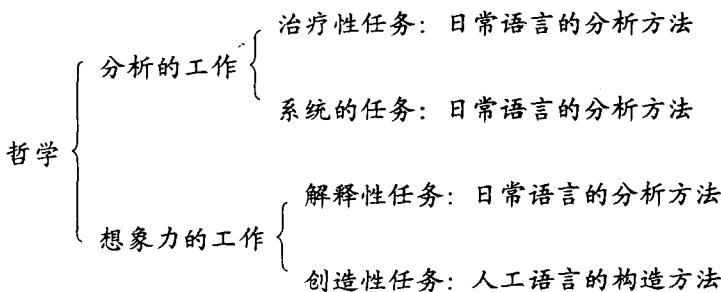
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在于仔细和精确地考察自然语言在日常实际过程中的实际使用方式，从这种考察中发现语言起作用的特征和机制。其所以要分析表达日常思维概念的日常语言，“因为正是这些最一般的，最基本的和最日常的观念才引起那些哲学上的主要问题”^②。那么为什么人工语言学派的方法在运用于日常语言时会导致失败呢？斯特劳森认为这是由于人工语言学派的分析概念和分析纲领过于严格和狭隘，“这种分析概念过于严格，因为它假定存在着概念类之间的准

^{①②} Strawson,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中译见《哲学中的变革》，第 81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定义关系，但实际上这是得不到的。它过于狭隘，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语言起作用时的许多完全不同的特点。”^①人工语言分析的精确性是以牺牲日常语言的概念的丰富性作为昂贵的代价的。

在比较了两种语言分析方法后，斯特劳森强调，这两种方法并不对立，而应相互结合。“因为一方面，构造模型的简明性可对实际用法的复杂性投以光明；而在另一方面，对自然语言所作的某些观察似乎对于成功地构造简明的模型也是必要的。”^②

斯特劳森进一步把两种方法的结合具体地纳入到他为哲学任务所规定的架构之中加以考察。斯特劳森关于哲学任务及其应用方法的构想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③：



^① Strawson,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中译见《哲学中的变革》，第81—8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② Strawson,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中译见《哲学中的变革》，第8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③ 参见周昌忠：《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第3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这里及下节对Strawson哲学的某些叙述，颇得益于此著。

斯特劳森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探讨作为概念的思想的媒介的语言的作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语言为什么这样起作用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要由哲学的分析来解决;这又包括治疗性任务和系统的任务。治疗性任务的目的在于消除混乱和悖论,通过考察概念及其语言形式、语言交际的类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描述,就可以揭示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这个任务要采用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因为悖论和混乱源于对语言及其表达的概念工具的逻辑特征作了漫画化的刻划,治疗就在于给予精确而又完全的描绘,而这只能通过分析语言的实际应用过程来达到。系统分析的任务是使治疗性的描绘系统化、一般化,这种系统化是属于分类整理性的工作,不同于人工语言学派的构造工作,“所以在材料和方法方面,它与治疗的分析方式是基本上相同的”^①。

想象力的工作对于哲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为了充分地理解我们的概念工具,仅仅知道,仅仅能够说出它是怎样起作用的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知道它为什么像现在这样起作用,询问这一点也就是要求说明,我们的思维本性是如何植根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本性之中的”^②。完全有可能想象,我们经验的基本方面是不同的,然后再仔细地思索怎样对我们的概念进行自然调整以容纳这些差别。这属于想象力中的解释性工作,通过它,可以明白我们的语言作用如何依赖于实际的经

^① Strawson,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中译见《哲学中的变革》, 第85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② Strawson,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中译见《哲学中的变革》, 第84页, 着重号为原有,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